

3月6日, 张德江副总理在参加“两会”浙江代表团会议时说, “任何忽视实体经济发展的思想都是错误的, 任何不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都应该调整。”这两个“任何”的提法, 表明对实体经济的坚定看法, 实是两会的最强音。本报今日发表关于实体经济的评论第四十五评至四十九评。(本报第一版《金融论战因何而起》为四十五评, 第三版《壟断下的腐败只是时间问题》为四十六评)

实体经济的“两个任何”是时代的最强音

——四十七评发展实体经济

■ 李锦

“风在吼, 马在叫, 黄河在咆哮……”

75年前的黄河大合唱, 鼓舞整个民族的斗志。75年后, 中华民族再次看到这种激动人心的场面, 这就是今年两会上关于实体经济的大讨论。

显然, 今年两会成功地演奏了中国经济“回归实体”的大合唱。关于实体经济的讨论在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便开始, 本报从那时起已经发表多篇实体经济的评论, 迄今已发表近五十篇。随着全国“两会”的召开, 一份由全国工商联、农工民主党、民建中央三部门首次联名提交的《关于强本固基维护实体经济坚实基础》的提案备受关注, 主旋律声调越来越高, 随着讨论, 一场让“资本回归实体”、让“金融回归实体”的经济变革正掀开大幕。

实体经济是一次新的民族存亡的大转折。自从去年七八月间, 连续发生事变: 上海砸楼盘、淘宝商城围攻、鄂尔多斯楼盘风险、温州高利贷危机……房地产市场萎缩、企业盈利恶化、民间借贷危机、资金外流、PMI预警……四面传来警笛声。

到了今年春天, 随着改革逐步进入深水区, 金融问题也越来越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事实如此, 无论是稳增长控物价, 还是调

结构抓改革, 抑或是惠民生促和谐, 都离不开金融体系的配合与支持。因此, 在今年两会上, 回归实体经济与民间金融资本两大热点汇聚到一个节点上, 这就是: 实体经济。

实体经济, 已经成为代表委员最为热议的重头话题。

“任何忽视实体经济发展的思想都是错误的, 任何不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都应该调整。”张德江副总理终于说话了, 斩钉截铁, 落地有声!

“有的企业家现在开始脱实玩虚, 去玩虚拟经济了, 不是不可以, 但是我实事求是地告诉你们, 搞实业是你们的特长, 搞虚拟经济你是外行。不要被眼前的利益所惑, 听别人忽悠, 今天炒房地产能来钱, 捞一把; 明天炒古玩能来钱, 你捞一把, 假的。汉代的古玩可能是今天造的, 你的钱白投了, 你玩不过人家。娃哈哈做饮料, 谁也做不过你, 但是宗庆后你去做古玩, 你肯定是外行。”

一个无以辩驳的事实摆在中华民族面前: 脱离实体经济, 过度地炒作资产, 不仅影响经济发展, 扩大社会贫富差距, 而且增加经济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 2010年爆发的欧债危机, 很大程度上都是虚拟泡沫破裂, 实体经济空心化。

中华民族又一次走到一个重要

的关节点, 中华民族面临着金融危机。也许这不是一个有着十足把握的预测。然而, 很少有国家能在金融自由化和全球融合之后避免危机。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 90年代初的日本和瑞典, 90年代末的墨西哥和韩国, 以及如今的美国、英国和欧元区大部分国家。金融危机侵害着每一种类型的国家。正如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卡门·莱因哈特和哈佛大学的肯尼思·罗格夫所说, 金融危机“发生的机会是均等的”。

正因为此, 发展“实体经济”已经成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的最大亮点。

从去年9月, 胡锦涛总书记关心实体经济的问题后, 温家宝总理国庆赴温州实地调研, 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王岐山等领导接连对实体经济发表看法。对回归实体经济的呼唤, 犹如从远方奔来的惊雷, 轰隆隆响, 越来越近, 惊蛰时节, 已是惊天动地。

3月6日, 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中强调, 今年要以“大力发展实体经济,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为议题召开专题议政性常委会议。对此, 全国政协经济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李毅中明确表态, 抓住了“实体经济”是本报报告最大的亮点。

实体经济主体就是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等, 是改善人民生活的经济基础。但近些年, 实体经济受

到了美国等西方国家虚拟经济的影响。以实体经济为中心的物质生产要素大量迅速地转移到非实体经济领域或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异地, 使物质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明显下降, 造成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之间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衡, 原有产业衰退了, 新的没来, 造成新旧产业“青黄不接”, 这样投资不断萎缩, 就业机会不断减少。

两会已经五天了。从中小企业融资难到银行利润一枝独大, 从温债危机到“吴英案”, 再到资本市场IPO制度改革, 在今年的多方提案中, 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话题再次突出重围。

金融业的发展需以实体经济发展为基础, 金融始终也应辅助或服务于实体经济。实体经济的发展基础稳固, 金融产业发展方可持久稳健。缺乏实业支撑的金融产业非理性扩张, 金融产业可能会一时兴旺发达, 但从长期来看则会贻害无穷。如何创造一个刺激内需的长效机制, 如何推动自主创新和科学发展, 都需要放到总体金融战略层面来加以考虑, 因此, 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前提就是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膨胀, 避免金融经济偏离实体经济的实际需求, 实现金融体系建设的目标从资金筹集型向资源优化配置型转变。

对于这场改革, 全国人大代表辜胜阻表示, 民间金融的阳光化是当前金融体制改革的一场攻坚战。

两会期间的争论表明这次攻坚战之艰难。泾渭分明, 交锋激烈。

有学者说, 银行利润的80%以上来自利息差。目前, 我国一年的存款利率上限仅为3.5%, 而贷款利率为6.56%, 利差为3个百分点。只要有存款、有放贷, 银行想不赚钱都很难。

有官员说, 中国的银行业的利差水平, 大体是2.5%左右, 在世界上已经实现利率市场化的国家, 与他们相比, 这个利差是偏低的。有专家说我们的利差综合水平大概是3%左右, 他大概不是搞银行的。

有企业家说, 实际上广东、浙江部分地区一些外资行、中小银行对企业的贷款利率已达15%以上, 加上收费, 企业融资成本在15%—20%之间, 即便是大银行, 企业融资成本也普遍在8%以上。

谁是谁非, 观点分明, 都在短短几天间暴露无遗。

显然, 已经扭曲的金融体制是一套更广泛体制的一部分, 后者对储蓄征税、促进投资、抑制消费和实业经济发展等方面产生重大作用。改革的更深层次原因是, 这套体制已经不能对理想的发展模式起到有利的作用。然而, 该体制在经济中已经根深蒂固, 要对它加以改革, 在政治上势必充满艰险, 在经济上还可能引起动荡。

美国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的《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长、滞胀

与社会僵化》中提出了著名的分利集团理论。他认为, 分利集团是指在社会总的利益格局中, 为本集团获取更多更大利益份额而采取集体行动的利益共同体, 对经济增长率的提高起阻挠作用。奥尔森认为, 这种特殊利益集团一旦形成, 就会成为阻挠变革的力量, 因为重大的变革会改变分利集团间的相对地位, 甚至导致某些分利集团瓦解。即使它们接受了变革, 仍将会阻挠资源的重新分配, 阻碍资源流向更有效率的地方。

观察两会上的种种议论, 可见奥尔森的先见之明。部门利益集团正逐渐成为中国改革的最大阻碍。许多改革事宜, 明明已不再需要做理论上的进一步论证, 改革的时机也相当成熟, 但就是局限于部门利益而难以推动。

当部门难以超越自身利益的时候, 决策就不会因此而受阻, 高层决策层正在开始有所决断。这并不是涉及政治制度的根本改革, 不需要做伤筋动骨的大手术。

两会的讨论仍在继续, 回归实体经济的声音越来越强大, 渐渐成为两会最大的声音。

张德江副总理的“两个任何”是迄今为止对实体经济最为鲜明的表态, 是最为强大的音符, 把这场实体经济的大合唱的节拍推向高潮。(作者系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旭红观察



央企的“话筒”与舆情的“孔”



试问, 当权力与财富将人群一分为二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还有第三种选择?

网络在社会的气球上, 扎出了一个孔, 一个喷薄着开放的孔, 越来越大。网络舆情也因其影响范围之广、传播速度之快、影响力之大, 已引起了政府、企业和民众的关注和重视。作为国家中流砥柱的中央企业, 由于特殊的身份、地位及广泛的影响力, 因此, 一直以来都是网络舆情的焦点, 网络的“话筒”齐聚在它的面前。

可问题是, 面对如此之多的话筒, 一向寡言的中央企业突然失语, 不知该如何呈现真我。作为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 央企因其历史的渊源, 始终对国家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行发挥着顶梁柱的作用, 其运行状况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稳定与否。

让人疑惑的是, 央企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 却一直迷失在网络舆情中, 找不到真正与自身地位相符合的形象。

无孔不入的舆情, 不禁让人想探其究竟, 央企的集体性失语其背后的事实是什么?

从舆情管理现状看, 不难发现中央企业在宣传工作方面, 过多地依赖于相对权威的传统媒体资源, 而对新媒体的重视不够。而且定位于“宣传”而非“传播”, 这本身就存在较大的差异, 对网民的沟通从单

一性必须调整为双向互动。

事实上, 随着网络新闻、博客、微博、论坛、社交网站等新型互联网的运用, 网络舆情的传播早已脱离了仅仅依靠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媒体的方式, 进而转到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共同构建的传播平台上来, 故而拓展了信息传播的范围并扩大了网络舆情的影响力。

新媒体高速传播的特性, 使得网络舆情能在很短的时间内, 积聚足够的公众注意力, 从而引发公众乃至专家的深入评论报道。

有分析人士指出, 目前, 新媒体呈现出越来越开放的趋势, 而传统媒体的空间则被新媒体挤压得越来越小。民意不断借助新媒体的传播渠道, 表着自身诸多的利益诉求与权益诉求, 这使得民意与新媒体环境不断激荡、分化出强烈的舆论力量, “枝繁叶茂”的央企自然就成为这些力量宣泄的“着力点”。

在这样的背景下, 宣传方式僵化、宣传渠道单一成为央企舆情管理模式亟待解决的问题。而且, 央企舆情管理中还存在着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那就是目前的机构设置中少有舆情研判机构或者舆情研判机构等相关系统的构建。

新媒体与传统媒体显著的不同之处在于, 新媒体平台可以通过民众上网的点击、评论等可视化的渠道汇集大量的网民舆论, 这与传统媒体中民众“口口相传”有了质的飞跃, 由此可见, 央企的舆情研判“技巧”十分必要。

然而, 反观当下的央企, 舆情研判机构、研判方法体系都被严重忽视, 这直接导致了央企在这个“人人皆麦克风”的时代更容易遭受舆论的质疑甚至攻击。

从管理层腐败, 到高薪福利, 再到资本运作, 垄断暴利等

有关央企的负面舆情都在网上不断发酵, 因此其造成的后果自然难以乐观。

一直以来, 由于民众接受的信息不对称, 所以往往认为央企对社会的贡献与其占有的社会资源、享有的各种政策并不对等, 鉴于央企的“特殊身份”, 作为“主人”的民众对于央企信息的需求逐渐增强, 迫切需要更多的知情权和表达权。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历次的失败案例或许可以告诉我们一个事实, 正是由于央企舆情管理理念落后、机制不够完善, 很多案例也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置, 才使得央企的负面舆情不断在互联网上爆发。

实践证明, 有效的舆情管理, 将对遏制不良舆情的滋生、发展起到直接的作用。因此, 央企亟须加强舆情管理。

在舆情传播方面, 央企需要正视新媒体, 并在新媒体的挑战下采取相应的措施, 有针对性地将舆情管理提高到企业管理的战略高度, 那么无论是央企的形象塑造, 还是对突发事件的处理等方面都会更加及时、有效。

观察人士认为, 央企应当重视权威性的塑造, 面对各种倾向的舆情, 通过权威性可以引导网络舆论的有序发展。对此, 央企在内容选择和报道方式上可以较为重视网站的信誉度和影响力, 在强调网站权威性的同时, 也要注重亲民性和大众化, 从而更加贴近民众, 吸引更多受众。

针对央企舆情管理机制存在的问题, 建立一套有效的舆情管理机制势在必行。舆情管理机制应当做到早预防、快速反应、真诚坦率、长期警惕。

为此, 央企应努力做到信息公开, 提高透明度和公开度, 特别是在突发事件发生时, 力争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 及时发出正面声音, 做到关键

时候不“失语”, 使“谣言止于事实”, 稳定民众情绪。

随着网络媒介等新兴媒体的异军突起, 传统媒体格局被打破, 媒体环境急剧变化, 大大增强了媒体舆论监督的动力和能力。对央企而言, 打造一支素质过硬的舆情管理队伍成为当前亟须解决的问题。

建立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 努力做到信息真正的开放。发言人在网络空间里是一个工作团队, 是一个工作系统。就网民所关心的问题、事件等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发布。不同于单面对媒体的传统新闻发布会, 网络新闻发布可以直接对话和实时交流。央企可以通过网络及时、主动、准确地发布权威信息, 尽快澄清虚假信息, 消除误解, 把握引导网络舆论的主动权。

发展和培养一批支持中央企业改革发展的第三方专家团队或意见领袖, 组织专业力量, 通过召开座谈会和情况通报会、邀请参与文件起草、开展培训、加强资金支持等方式, 以高校、研究机构教授、专家学者为重点, 加快建立第三方专家队伍, 从而进一步增加自身的权威性。

同时, 针对网民最为关心、质疑最多的问题, 请业内专家学者为此一解疑惑, 或请相关部门直接与网民对话交流。及时进行后续报道, 利用网络的海量性推出专题, 通过准确、客观、全面的报道, 向社会提供全方位信息, 满足不同社会群体不同层次的信息需求, 尽可能消除产生负面舆论热点的信息盲点。

网络时代, 央企请珍视你面前的话筒。

徐旭红

把实体做强 必须走转型升级之路

——四十八评发展实体经济

■ 万斯琴

张德江副总理在两会上说, 要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 就要加快工业的转型升级, 注重产品质量。这就告诉我们, 转型升级是把实体做强的必由之路。

实体经济和实体经济是两会上最关注的话题。从发展规律看, 在世界经济大格局调整的背景下, 只有把实体经济做得更实, 企业才能活得更好, 在市场上才更有竞争力。如果企业忽视具有创新性的竞争优势, 则难以构成把实体经济做实的基础条件, 仍然无法实现企业的跨越式发展, 更不要谈为中国的实体经济转型出力。

按照唯物辩证法, 内因是事物的内部矛盾, 外因是事物的外部矛盾, 即一事物与他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内因和外因的关系是: 第一, 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 它规定了事物发展的基本趋势和方向; 第二, 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不可缺少的条件, 有时外因甚至对事物的发展起着重大的作用; 第三, 外因的作用无论多大, 也必须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

事物发展的内因和外因关系原理, 是我国实体经济和实体经济的理论基础, 它对于指导当前经济调整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第一, 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 必须坚持内因是事物的根据, 首先依据我国实体经济自己的力量, 坚持独立自主, 科技创新, 艰苦奋斗, 实业救国。第二, 在企业做强做大时, 又必须坚持外因是事物发展的必要条件的原理, 做好虚拟经济, 以充足的资本支持实业, 使外因通过内因而发挥出积极的作用。

因此, 强化管理、技术创新和运营升级是实业经济转型的重要途径, 实现企业发展由外部驱动向自身驱动转变, 是我国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

央企如何在经济转型中挑大梁, 利用自己的经济力量影响和主导经济, 形成新的经济秩序, 这方面不乏案例。譬如中国南车集团的转型, 中国建材依靠技术力量和中铝公司的运营转型, 都离不开说理, 他们的发展不仅仅是在外部条件上的转变, 究其根本是企业自身在“转方式、调结构”中变被动为主动, 根据市场需求, 积极主动地去转型升级, 正是因

为这样才能获得银行更好的支持。

显然, 实体经济要以“经济转型”为载体, 坚持发展高品质、高技术和高附加值的企业战略, 突出新兴产业、新型业态为核心的发展重点, 努力形成以先进生产力为主要导向、以现代服务业为主要支撑的中国产业经济发展新格局, 实现中国经济向实体转型的目标, 进一步优化实体经济结构,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推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要夯实企业竞争力这一基础, 做强做优主业, 加快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讲到实体经济时强调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健康发展。按照报告的要求, 其一, 坚持发展实体经济不动摇, 挤掉经济运行中的虚拟泡沫; 其二, 坚持自主创新不动摇, 打造属于企业自己的核心技术和高端产品; 最后, 坚持产学研结合, 抢占产业制高点, 提振实体经济。

从这次两会传出的信息来看, 国家是非常重视实体经济的, 为企业发展提出一些新思路, 例如在政策上给予支持和帮助, 对企业实施减税等等。更加注重实体经济的有效长远发展, 极力把社会资源更多地集中到支持和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上来, 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 将银行信贷更多地投向实体经济, 以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这些对企业都是利好的消息。

这里, 不能不指出有些企业对虚拟经济的依赖心理。有企业提出, 要靠银行才能够发展起来。其实, 中小企业是分阶段的, 第一个是“死亡谷”, 前面的三四年, 死亡率非常高, 所以国际上通常叫“死亡谷时期”, 这个时候, 企业不要指望商业银行给任何的商业贷款, 必须要靠自己。其次, 到成长期, 国际上统计的这个阶段的破产率是17%。到了第三个比较成熟的阶段才能够站得住。在“死亡谷”阶段, 国际惯例会有一些种子基金和天使投资来投入, 但是目前中国还没有。在成长期会有创业投资投入, 成熟期会有私募股权投资投入。对于大多数企业, 我们不能不泼一点凉水, 只有加快转型升级, 银行才会站出来支持。否则你喊破嗓子, 银行也不会搭理你的。

不管是国有企业, 还是民营企业, 不管是大型企业, 还是小微企业, 最根本的出路还是转变发展方式走转型升级之路, 这是历史的发展规律使然。